

淵鑑類函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九

政術部

八

疾惡

擒伏

稱職

才過職

不稱職

附

疾惡一

晉詩曰無逝我梁無發我笱

漁人梁發人笱必有盜魚之罪以言襯如淫色來嬖於王盜我太子母子之寵

又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

見狂且

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嬖人

又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

傳以至於不義惡加於

萬民

漢書曰嚴延年爲涿郡太守疾惡太甚中傷者多

晉書劉輿傳曰輿猶膩也近則汚人

又解系傳

曰我於水中見蟹且惡之

抱朴子疾謬曰聞其言者猶鳴皋之來鳴也覩其面者若鬼魅之見形也其所至詣則如妖怪之集也其在道途則甚逢虎之羣也

孔帖曰李邕貶遵化尉妻溫復爲邕請戍邊自贖曰邕疾惡如仇

冊府元龜曰韓滉貞元初爲相自居重位愈清廉嫉惡

又曰李晟每理軍尤惡下爲朋黨相構好

善嫉惡出於天性

又曰孔緯爲御史中丞器志方雅嫉惡如仇既總憲綱不繩而自肅

疾惡二

原斥遠佞惡

沙汰郡吏

東觀漢紀朱暉爲臨淮守

晉書劉毅有孝行少厲清節然好減否人物王公貴

聞杜府君望風憚之僑居平陽太守杜恕請爲功曹

沙汰郡百餘人三魏稱焉爲之語曰但

非負太守乃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汚民間不入關乃收之趙李桀惡雖

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威負其兄止雄陽吏格殺之亦得趙李他郡持頭還並皆懸頭

後漢樊曄爲天

聞劉功曹不

何並爲潁川頭懸於市

樊曄爲天水盜無出獄

漢何並爲潁川太守使文吏治獄

水太守攻嚴猛好申韓法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差

胡畏之道不捨遺旅至夜聚衣裳道傍曰以付樊者州以爲之歌云劉典數州皆爲虧使畏憚資治通鑑曰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蕭何介潔疾惡爲相重惜官職少所

拔西川節度使王播大修貢奉且以賂結官求爲相詔徵播詣京師僥力爭上不聽免遂辭位

增剛慎

介潔冊府元龜云劉

有鷗詩又曰幕門有梅有鷗卒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

五逆

四毒元陽妙經曰寧近虎狼獅子猛獸大火

大乘妙林經曰如大猛虎蛇不可親近惡人席

賊臣境刀斷席曰敬不忍與惡人同席

又曰柳公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有道士獻丹藥試之有驗問所從來曰鍊于蜀門時朱克融方板公綽謂之曰惜哉至道來於賊臣之境雖驗何益乃沈之於江

極言盧杞請斥李繁

爲翰林學士德宗

言及致寇之由則曰運數全定事不由人贊極言杞等罪狀帝雖貌從心頗不悅

李繁者宰相泌之子初與翰林學士梁肅友善肅待之頗厚因得日然其門及肅卒竊亂其配士君子無不歎

駢積年擢棄後起爲太常博士德輿奏請斥之

恥於共世不在其位

抱朴子曰如此徒雖能令壞蟲雲飛斥鶻戾天手提刀尺當春彫悴余代其政踏

口爲禍福得之則排冰吐華失之則當春彫悴余代其政踏

心於其世 又曰徒恨不在其位有斧無柯

不蔭惡木

不飲惡泉

管子曰夫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

無以爲國家流橫濁於四裔投負人

於北波

曰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思其名也

代史郭崇韜傳崇韜謂宦官當盡去至於崩亦不可騎

尤爲非正所忌 不爲流俗所喜

考曰宋畢士安初拜參知政事入謝真宗曰行且相卿因問誰可與卿同進者對曰寇準太宗以此尤爲非正之徒所忌

忠義善斷大事臣所不如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忘身徇國秉道嫉邪故不爲流俗所喜

山堂肆

疾惡三

曾豺虎不食

詩云取彼譖人授畀豺虎不食投畀有北

不受投畀有昊

捕郡內豪猾

漢王溫舒爲河內太守捕郡中豪猾相連

目有眊

子華子云國人疾視之如目有眊焉

周易於兩

觀尸朝三日

家語孔子爲魯司寇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于朝三日子貢曰少

正卯魯之間人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辟而奸三曰言

黨其譖說足以反是獨立此之奸雄不可不除

如移去草勿使能植

呂氏春秋見惡如

其本根勿使能植惡如

周易於兩

使匈奴還拜爲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

賦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

窮究其姦道不拾遺

漢嚴延年爲涿郡守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

下皆畏避之咸曰寧負二十石無負

漢元少爲縣功曹時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

陳相羊昌罪惡乞爲部陳從事

周易於兩

流放潔士盈朝

汝南先賢傳許子將爲郡功曹云云

陳相罪惡元收具考

後漢喬元少爲縣功曹時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

陳相羊昌罪惡乞爲部陳從事

國元謫景因伏地言陳相羊昌罪惡乞爲部陳從事

益部書舊傳云

周易於兩

悉收昌賓客具考

贊罪昌坐櫬車徵

誅鋤姦黨門夜不閉

羅衡爲萬年令

疾惡若仇

謝承後漢書張良爲

山陽令御政清潔

周易於兩

放橫對紓厲聲怒

曰本問貴戚若馬寶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

流放潔士盈朝

汝南先賢傳許子將爲郡功曹云云

陳相罪惡元收具考

後漢喬元少爲縣功曹時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

陳相羊昌罪惡乞爲部陳從事

周易於兩

流放潔士盈朝

汝南先賢傳許子將爲郡功曹云云

陳相罪惡元收具考

後漢喬元少爲縣功曹時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

陳相羊昌罪惡乞爲部陳從事

國元謫景因伏地言陳相羊昌罪惡乞爲部陳從事

益部書舊傳云

周易於兩

悉收昌賓客具考

贊罪昌坐櫬車徵

誅鋤姦黨門夜不閉

羅衡爲萬年令

疾惡如讎

王陽晉書

周易於兩

悉收昌賓客具考

贊罪昌坐櫬車徵

誅鋤姦黨門夜不閉

羅衡爲萬年令

疾惡如讎

王陽晉書

周易於兩

疾惡四

增詩

唐杜甫贈鄭國公嚴武詩曰閱書百氏盡落筆四座驚歎職匪任嫉邪常力爭

又贈祕書監江夏李

邑詩曰往者武后朝引用多寵嬖否臧大常議面折二張勢衰俗凜生風排盜秋旻霽

摘伏一

原趙廣漢善鈞距

應神華善發摘

漢書趙廣漢字子陽守京兆尹善爲鈞距以得事情鈞距者設欲知馬價

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

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也

汝南先賢傳云應神華爲將作大匠善發奸搆伏

王備刀穀張璣却納刀鞘中至明拷訊自經上獄

放出令密覘之曰婦出當有人與之語者即記姓名坦集男女三百人就中喚與老嫗語者問之其人服云與

迪妻姪殺是實彙苑詳注曰王懿恪留守西京日長水縣申請買木錢數百千王視其狀亟令追買木一行人械送皆以屬吏吏請其故王曰凡公文皆先書押而後印故印在書上今此狀乃先印後書必有奸也物之累重置胄請盜印爲之者

盜男 殺妻風俗通曰潁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兩婦皆懷娠長婦胎傷閉塞弟婦生男夜盜取婦抱持甚急兒大啼叫弟婦恐傷害之因放止甚懷惜長婦曰此疑子也責問乃伏晉書曰苻融爲司隸校尉京兆人大董豐遊學恐爲害而返宿其家是夜妻爲賊所殺發送有司融察而異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不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旣是兩日在水下馬左白而溼右黑而燥寤而心悸問之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爲具沐夜投豐抗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而寢融曰坎爲水馬爲離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至離兩日二夫之象馬左而溼溼水也左水右馬馬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鳴昌殺之乎獲昌詰之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期以新沐枕爲豎是以誤中婦人

市皮 書菜北齊書彭城王濬字子深爲定州刺史時有被盜黑牛背白毛乃詐爲市牛皮倍酬價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又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是以誤中婦人

葉爲字 明日市中看菜有字獲賊

三敵數 被偷濬乃令人密往書菜

計之遂 承爲盜

無所貸 爲有名

其後又不與見 乃計之太守司空何武省其書顧謂掾吏曰女性強梁嗜復貪鄙畏害其兒且寄之耳夫効者所以決斷限年十五者度其子智力足聞州縣得以伸理悉奪財還子

浴履錯號難治 劋多所發摘

失物捕得莫知 其爲盜者述古乃給之曰某廟有一鐘能辨盜至靈使人迎置後閣引羣立鐘前自墮不爲盜者摸之則無聲爲盜者摸之則有聲乃陰使人引之逐一摸之出驗之手皆有墨惟一男才數歲失母有一女不能檢察晦糴發其奸無所容貸

掩姦抉隱有名 多不能檢察晦糴發其奸無所容貸唐書曰李勣調開封府汴州水陸一都會

不首伏每歲贖得數百員缺以待淹滯 多首發摘

人莫敢犯 動若有神

吏民謂之神明 又云度尚爲上虞長爲政嚴峻明於擒伏吏民謂之神明

汝真是盜 音書云符融在冀州有老母遇劫於路揚聲唱盜行人爲母逐之旣擒此答曰無他也唯勤而清

各與一半使騎吏聽之後人監受縉主稱冤宣然後呼責之具服

數以爲有神 算爲將作大匠

吏民謂之神明 又云度尚爲上虞長爲政嚴峻明於擒伏吏民謂之神明

汝摘伏化如神何以至陽門者非盜旣而還入融乃正色

發摘如神 漢書云范雲性機警爲吏部尚書書牘謂後出者曰汝真盜何以誣人

佯失告狀 唐新語云李靖爲岐州刺史或私告其謀反行數驛告狀驚懼乃與告事者曰李靖反狀分明

命告事者乃疏狀與御史驗與本狀不同即日還以聞高祖大驚靖不坐

遣左史伺察善惡發

摘姦隱動若有神

皆能摘發

冊府元龜曰盧從愿睿宗初爲吏部侍郎

有

牛歸女婿

錦繡萬花谷云允濟爲武陽令與元武縣隣元武人有以悖牛依於妻

即

家八九年牛孳產十餘頭及將異居妻家不與縣累考不能決其人詣武陽質於允濟允濟令縛牛主業其頭

將詣妻家鄰中云捕盜牛賊名鄰中牛悉集各問其所從來妻家恐連及指其訴牛曰此是女婿家牛也允濟

發蒙頭謂之曰此即女婿可以牛歸之

女婿可以牛歸之即

摘伏三

增重書唐則天后神功初璽書勞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姚璣曰嚴霜之下識貞松之擅奇疾風之前知勁草之爲貴卿早荷朝恩委任斯重居中作相弘益已多防邊訓兵力俱盡迺眷蜀中耽俗殷久缺良守是用命御出鎮寄茲存養果能攬轡澄清下車整肅吏不敢犯奸無所容前後糾摘蓋非一緒貪殘之伍屏跡於列城剽奪之儻遁形於外境詎勞期月康此黎元言念德聲良深嘉尚宣布琅邪之化當以益州爲法

碑

唐權德輿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齊成公神道碑曰相國諱杭字遐舉擢爲河南尹盜有宋瞿曇

者白晝椎剽三川病之幾三十年公法令嚴捕魁宿使無遺類指顧之間擒擒如神元宰术魯翀大都路都總管姚公神道碑曰公諱天福長憲遼東武平縣民劉義訟其嫂與所私同殺其兄成縣尹丁欽以成尸無傷憂憊不食其妻韓問之欽告其故韓曰恐頂頸有丁塗其跡耳視之果然獄定上讞公召欽諦詢之欽因矜其妻之能公曰若妻處子耶曰再醮令有司開其夫棺毒與成類并正其辜欽憤卒明宋濂元禮部尚書追封

燕國郡公汪先生神道碑銘曰先生諱澤民字叔志擢戊午進士第授岳州路同知平江州事李氏有兄弟三素豐於貲季弟未有子而沒其婦誓不再適孟仲利其財乃嗾亡賴男子誣以姦私婦不禁榜掠自引伏先生戮其屍安仁坐受珍賂除名時朝廷遣奉使宣撫江西聞先生名命巡南安章貢二郡事得專決聲績尤著

墓誌

元姚燧南京路總管張公墓誌銘曰公諱庭珍字國寶至元十九年以才起復南京路總管兼開封府

飲食街陌縱橫公曰必劇賊也密諭有司期三日盡致其黨索贓得金帛寶玉服玩典質券契盈室鞠之皆欵

伏明日告曉市中皆杖死民駭其神捷

稱職

一才過職

不稱職附

原官材

適用記曰司馬論辨官材論辨

爵不渝德

祿必當位

月令行爵出

罰當其過

舉得其罪繕

外傳云季孫之治魯也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罰人而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奚不若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故民歸之如水就下漢書云田廷年爲河南太守以尹翁歸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爲兩部閻穉部分北翁歸

部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羣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

法魏志王基字伯興爲荊州刺史

明制度整軍農修學校南方稱之

子郭展爲太僕廩馬充丁後漢耿恭爲戊校尉屯後王郎金蒲城謁者關竈爲已校尉屯前王郎柳中城恭

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以下皆遣子入侍也晉諸公贊云郭展爲太

僕廩馬充丁其後征吳得以濟事

智以效官才宜稱職

軒爲司徒百姓和睦

夔主賓客遠人畢至略

明制度整軍農修學校南方稱之

子郭展爲太僕廩馬充丁後漢耿恭爲戊校尉屯後王郎金蒲城謁者關竈爲已校尉屯前王郎柳中城恭

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以下皆遣子入侍也晉諸公贊云郭展爲太

僕廩馬充丁其後征吳得以濟事

智以效官才宜稱職

軒爲司徒百姓和睦

夔主賓客遠人畢至略

而政廢才稱所職必事舉而績成

子郭展爲太僕廩馬充丁後漢耿恭爲戊校尉屯後王郎金蒲城謁者關竈爲已校尉屯前王郎柳中城恭

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以下皆遣子入侍也晉諸公贊云郭展爲太

僕廩馬充丁其後征吳得以濟事

智以效官才宜稱職

軒爲司徒百姓和睦

夔主賓客遠人畢至略

中書舍人潤色王言皆以古義譏諷爲準的初爲中書舍人翰學士在兩制之重植前載甚得榮杜曉間之體

范祖禹講官蘇天爵學士

范祖禹在過經濟類編曰

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每當講制必正衣冠如在上側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蘇

軒稱爲第一

又曰元順帝時諸道奉使者皆與臺諫交相撓蔽集賢侍講學士蘇天爵紹興無所

原

才過職棲鷺

展驥王渙辟仇香爲主簿謂曰主簿不討陳元之罪得無少鷹鵠之志乎香曰以爲鷹鵠不理免官魯肅曰士元之俊才不足以展驥足耳備名士元語大奇之乃以爲治中

驥足耳備名士元語大奇之乃以爲治中

亮曰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宜重察之乃不罪免官而已

主

才過職棲鷺展驥

鳳漁乃謝曰枳棘非鷺鳳所栖也

主

用牛刀屈而未伸宜展驥足

子謂子游曰鷄焉用牛刀

主

用牛刀屈而未伸宜展驥足

左僕射楊素見師古年弱貌羸因謂曰安養劇

主

用牛刀屈而未伸宜展驥足

白居易策林曰屈長才於短用猶虎捕鼠而斧剪毛也

主

用牛刀屈而未伸宜展驥足

世之志而拘於下位若立身矮屋之下使人擡頭不得乃棄官而歸

主

用牛刀屈而未伸宜展驥足

日寶元初有明州慈溪尉偶僅不羣雖處賤官而有憂天下之心屢上書言事

主

用牛刀屈而未伸宜展驥足

淵海曰婁師德補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業奇其才謂曰吾子台輔之器當以子孫相托

主

用牛刀屈而未伸宜展驥足

四朝史曰張昇爲楚丘主簿王曾識其有公輔器

主

用牛刀屈而未伸宜展驥足

難拘以尋常之地柳宗元柳子曰不稱職素餐

主

用牛刀屈而未伸宜展驥足

渾元小敵辱高位晉庾峻上疏吏歷試無績依古終身不仕

主

用牛刀屈而未伸宜展驥足

小則官無能大可降還溢小則人以器之

主

用牛刀屈而未伸宜展驥足

但求作相不稱此官

主

用牛刀屈而未伸宜展驥足

陸班等密上封事延賞代宗時爲御史大夫元載恃權會殿中待御史

主

用牛刀屈而未伸宜展驥足

大夫從容養望不舉網紀

主

用牛刀屈而未伸宜展驥足

政至相凡十六年率多諛順當時目爲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

主

用牛刀屈而未伸宜展驥足

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論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

主

用牛刀屈而未伸宜展驥足

以名望召拜中外聳聽及居位一無修舉但規求作相又曰李翊文

主

用牛刀屈而未伸宜展驥足

宗開成初爲御史中丞宰臣李固言奏曰李翊爲人疏易不稱此官

主

用牛刀屈而未伸宜展驥足

書起貴胄四海人物非所練悉用人多違其才

主

用牛刀屈而未伸宜展驥足

同光初爲御史中丞器宇宏奕高談虛論多不近理時人以爲虛有其表

主

用牛刀屈而未伸宜展驥足

冊府元龜曰蕭瑀貞觀中爲尚書右僕射瑀見事有時偏駁用法稍深頗爲時議所少

主

用牛刀屈而未伸宜展驥足

範世宗顯德中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爲人厚重剛正然割繁理劇非其所長終無稱職之譽

主

用牛刀屈而未伸宜展驥足

不稱職附

主

用牛刀屈而未伸宜展驥足

君子得輿君子得實小人得虛

主

用牛刀屈而未伸宜展驥足

易卦六二象曰飲食衍而不素飽也衍而樂也

主

用牛刀屈而未伸宜展驥足

君子得輿君子得實小人得虛

主

用牛刀屈而未伸宜展驥足

范祖禹講官蘇天爵學士

主

用牛刀屈而未伸宜展驥足

范祖禹在過經濟類編曰

主

輔非素
體也

類使
使之

授方任能

量能授爵

任良授官

人存政舉

其人存則

器使

君子使人

官

修其方

左傳蔡墨對魏獻子曰夫物有其官官修不假器

謝息守不假器

左傳云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

器也

器之

君子使人

官

之智守

不知器也夫子從軍而守臣畏邑如吾子猶有

精焉

汪曰擎瓶汲水者喻小智爲人守器猶知不以借人

也

器也

君子使人

官

精焉

汪曰擎瓶汲水者喻小智爲人守器猶知不以借人

也

不知汗出沾背問陳平平曰有主者

曰君所主者何事曰主上佐

佐天子理陰陽

史記云周勃爲右丞相文帝問勃

天子理陰陽

史記云武帝時田仁

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

安其樂

拜爲京輔都尉月餘還奏事稱意

田仁刺三河

奏事稱意漢書武帝爲衛將軍

舍人後使刺三河還奏事稱意

拜爲京輔都尉月餘還奏事稱意

吏稱其職

漢書贊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

其職民

牟融爲司農

稱爲名卿東觀漢記云牟融字晏爲

官僚震懼

安其樂

袁安名重朝廷

後漢袁安爲河南尹在職

非法百姓

匡政理務拾遺補闕

漢書陳蕃爲汝南功曹云云

偽先賢行狀

曰毛瑜雅量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選舉拔

鍾會管記室時謂子產

魏志魏會爲大將軍府管記

室爲心腹之任時人皆謂之

備物致用五十餘條

晉書當陽侯杜

子官人稱允

史記諸公吏部尚書官人稱允

居位持重爲任職臣

晉書云山濤嘗以魏舒領司徒有

顧諤曰臣真據天心何論據水上乃止

克專弓冶

之曰御父爲隋武侯將軍甚有當官之譽

孫會記室書

檄立成

又云孫會以策于東海王越詭其姓名自稱南岳逸民動以勤王詞

美王以爲記室參軍每造檄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稱旨

元凱爲度支尚書內以利外以散邊

撼天心

晉書云隋文帝令斬二人

人曰當坐

事無違闕

又云第五琦天寶末爲監察御史

事無違闕

當江淮租庸使卒事無違闕

詳而

習舊事

明習舊事凡有制敕多出其手

有當時譽

又云侯君集爲吏部尚書出爲

明習舊事

又云舊事凡有制敕多出其手

人得歡心

又云狄仁傑爲寧州刺

史撫和戎夏人得歡心

又云裴

行儉高宗朝爲吏部侍郎與敬

人得歡心

又云裴矩爲御史大

人得歡心

又云裴矩爲御史大

人得歡心

不苟萬計

視薄牒詳而不苟世稱吏事第一

復貞觀永徽之政

冊府元龜曰崇善爲中書令宋璟爲吏部尚

書崇及環選補平允委用庶吏權門請託無

以文翰見稱

中爲中書舍人知

所復行時議以爲復

軍國之事知無不言夫軍國之事知無不言

又云顏真卿爲御史大

人得歡心

又云顏真卿爲御史大

人得歡心

又云顏真卿爲御史大

元初爲翰林學士時中書舍人李紳爲昭德王皇后

端平時中書舍人李紳爲昭德王皇后

事無違闕

當江淮租庸使卒事無違闕

詳而

失錙銖

又云陸贊貞元中失錙銖

彈劾違

不衰又云裴矩爲民部尚書年且八十

精矣不衰以曉習故事甚見推重

羣僚側息

又云崔隱甫爲御史大夫故事大

史彈劾違犯先於風教

在館三十年

又云李若水爲通事舍人

羣僚側息

八年

御紀綱復振

又云李惠簡爲御史中丞秦彈京息尹楊憑當時翕然紀綱復振

曾韓休許景先及

銓敘

人倫

又云楊惠雲爲吏部侍郎

稱爲允當

今孤彰爲滑州節度使瘞瘞未復城邑

又云韋承慶爲淮王

參軍府中文翰

皆出於承慶之美譽

於一時

器又云韓皋資質重厚有大臣器量

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兵部侍郎

職兼集賢院直學士

無易珙才

又云徐州以王智興後軍精嚴謂宰相曰欲武寧節度使者無易珙才

有史幹明於几案

屬僚歎服

又云王播字明駿轉刑部侍郎時天下多故法寺議獄科條繁

甚有當官之稱

雜搖備舉前後格條置之座右詳決如神當時屬僚歎服不暇

元龜曰晉桑維翰爲侍中嘗一制除節

將五十餘人各領軍職無不屈而服之

慶曆四諫

問奇叔林云慶曆中余寢公歐文忠公

云皇祐二年田况爲三司使撰皇

鐵面御史

經濟類編云趙抃彈劾不避權貴

祐會計錄金穀利害悉修具

安石舉明經調乾封尉雍州長史蘇良嗣器之及當

國謂安石曰大才當大用徒勞州縣可乎薦於武后

坐也

唐書曰蘇庠調鄧尉李義琰爲雍州長史霸多訛殉至府

中乃有原不稱職鼎折足覆公餗

勝任

審官以資共理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不適輪轅

雅而獎法吏不適輪轅之用

曲子相公

泊入相專托人收拾焚毀不暇

契丹入夷門號爲曲洛

子相

年踰六十

冊府元龜云晉陳瑋爲謁者年踰六

金椀玉盃盛澣

錦繡萬花谷云五代夷惠與馮延巳俱作相

起武力

云猶言地要須明

不適輪轅

冊府元龜云戴胄在鉛衡抑文

輕笑

孔帖云元積進同平章事朝野雜然輕笑

起武力

云猶言地要須明

不稱職當罷

因亟求解職真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通華言

策會試舉人於奉天殿高麗

不稱職當罷

因亟求解職真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通華言

策會試舉人於奉天殿高麗

以金澗中三甲授安丘縣丞

不

通華言請還本國

稱職三才過職不稱職附

贈詩唐杜甫哀故司徒李光弼詩曰司徒天寶末北牧晉陽甲胡騎攻吾城愁寂意不懶人安若泰山薊北斷右脅朔方氣乃蘇黎首見帝業二宮泣西郊九廟起頽壓未散河陽卒思明僞臣妾復自碣石來火焚乾坤獵高視笑祿山公又獻大捷異王冊崇勳小敵信所怯擁兵鎮河汴千里初妥貼孟郊上河陽李大夫詩曰上將秉神略至兵無血威三軍當嚴冬一撫勝重衣寒劒奪衆景夜星失長輝蒼鷹獨立時惡鳥不敢飛武牢鎖天闕河橋紐地機大君何以安守此稱者稀李白贈潘侍御論錢少陽詩曰繡衣柱史何昂藏鐵冠白筆橫秋霜三軍論事多引納堵前虎士羅干將白居易寄獻北都留守裴令公詩曰天上中台正人間一品高休明值堯舜勳業過蕭曹始擅文三捷終兼武六韜動人名赫赫憂國意忉忉伐蔡擒封豕吳元平齊斬巨鼇李道兩河收土宇四海定波濤寵重移宮籥自東都留守授北京留守恩新換閫旄保釐東宅靜守護北門牢晉國封疆潤并州士馬豪胡兵驚赤幟邊鴈避鳥號令下流如水仁沾澤似膏路喧歌五袴軍醉感單醪將校森貔武賓僚儼雋髦客無煩夜柝吏不犯秋毫神在臺駘助魂亡猶逃德星銷彗李霖雨減腥臊

贈制唐白居易授元稹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制曰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故吾精求雄文達識之士掌密命立內廷甚難其人元稹去年夏拔自祠曹貟外試知制誥而能芟繁詞刻鑿句使吾文章言語與三代同風引之而成綸綺垂之而爲典訓凡秉筆者莫敢與汝爭能是用命汝爲中書舍人以司誥令又授柳公綽吏部侍郎制曰長史數易爲害甚多邇來都畿未免斯弊或苛急而人重困或懦弱而姦不息得其中者其公綽乎細大必躬親剛柔不吐茹甚稱厥職

贈碑唐張九齡侍郎裴光庭神道碑序曰開元中遷兵部侍郎考遺訓補闕典頌九畿之政設九伐之刑以練國容以精軍實既而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出其言需平人有歸也天憲惟明肅乎人知禁也尋遷侍中兼吏部尚書弘文館學士叶文軌之殷受天人之和多士動色羣方改瞻

贈墓誌唐常袞御史大夫王公墓誌序曰公諱鉞太原人也以御史大夫領京兆尹黜幽陟明考察風俗地征

國賦均輸平準天子六閑上林三官皆總制之未央前殿離宮下苑亦護作焉威檢轂下風清關右紅粟冰紈露積朽腐星精雪駟外廐填溢廣靈囿之百里奉祈年之萬春漢家水衡少府錢四十萬至是而過之俾我巍巍之朝四海雄富又太子賓客盧正已墓誌銘序曰公之議刑也先帝以天下初定禁網疎濶朝廷郡國廢革舊章於是草具科條制刑錄三卷以成後代法程公之居守也自胡馬入洛三川大殘長樂衛尉悉無官守中臺文書盡成灰燼而白晝大都之中剽吏奪金殺人橫道河南尹不能禁公以明恕清汙俗以淳和消沴氣士庶欣欣勤懋郎吏增嚴屯校日引月長四方和會

增才過職墓誌唐楊炯隰川縣令李公墓誌銘序曰公諱嘉字大善遷隰川令川原爽塏風俗和平晉獻公之肩夷吾是邑代恭王之子郢容爲侯陽泉依六壁之城孟津合三溪之水公以輜車就列墨綬當官有鑾績於鄉人用牛刀於魯邑市鄺無競不假鞭絲學校方興惟聞擊石諸侯取其軌則四海瞻其儀表爲杜陵之男子誰繼後曹蔑鄉里之小兒願辭彭澤於是退歸初服就養私門

增行狀元姚燧中書左丞李忠宣公行狀曰公諱德輝字仲寔至元改元授公太原路總管兼府尹至是潛藩故臣相無有出爲二千石吏者上以太原難治故留居此自爾愈益勤厲崇學校以明人倫表孝節以善風俗逐姦贓以剔民賊敦耕桑以富生理之出立社倉以虞水旱之歉一權度以絕欺詐之攘嚴鼓柝以警奇衷之覩凡可與民漸摩仁義者無弛不張嘉禾瑞麥六出其境

增不稱職詩唐武元衡寄上中書李相公詩曰昏旦倦興寢端憂坐向微簾頗不覺老蘧瑗始知非授鉞虛三顧持衡曠萬機會應舟楫便煙雨五湖歸

守職一

原小國供職

諸侯正封左傳昭公六年子產曰小國供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禮於左師與子產合諸侯之禮

善相小國注宋公爵故獻公禮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其禮同所從言之異又曰君子謂左師善守先代子產曰鄭厲公入使謂原繁

又不念寡人寡人博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君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按屬公反國疑原繁言已世爲宗廟藏神祏宗廟藏神主以石也下詳

太子欲出嵩橫劍當車且曰常侍來無一尺詔書安知非校姦耶今

前左師

增橫劖

持杖

續漢書曰秋毫字景伯廟帝時爲侍御史監護太子承光宮

書以衣車載

太子欲出嵩橫劖當車且曰常侍來無一尺詔書安知非校姦耶今

城門校尉王滿聽被甲持杖閉門拒之曰今已昏暗奸良不辨有死而已門不可開旦召滿聽進位二等批

制敕

封除目資治通鑑曰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敕有不可者即於黃紙後批之吏請更上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敕經濟類編曰司馬光論張方平不協物望難居政府神宗不從命使光輔

舉職賜罷是爲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

各植鑿不越樽淮南子曰軸入轂各植其鑿不得相干宋書曰不居其位

其職不得相

干其鑿不得相干其鑿不得相干

其職不得相

干其鑿不得相干其鑿不得相干

職不謀其事庖割有主尸不越樽

不可得昱請先殺臣資治通鑑曰左神策軍史李昱貨長安富人錢八千緡滿三歲不

可得又曰司空于頤索賄事覺事連僧鑒虛鑒虛自貶元以來財文權倖受方鎮略遺厚自奉養至是權倖

其職不得相

干其鑽不得相干其鑽不得相干

其職不得相

干其鑽不得相干其鑽不得相干

於上上遣中使宣旨付本軍孟容不之遣曰臣爲陛下尹京畿非抑置豪強何以肅清華下錢未畢償昱不可

爭爲之言上欲釋之也存誠對曰陛下必欲面誣此僧請先殺臣資治通鑑曰朕

駁駙馬糾道士上詳第三條詩文冊元龜曰後唐趙光

其職不得相

干其鑽不得相干其鑽不得相干

其職不得相

干其鑽不得相干其鑽不得相干

唐末時昭宗駕在華州徵爲御史中丞帝置華院於禁中道士許願

士出入無間驟至列卿因此左道求進者衆光逢持憲糾之伏法資治通鑑曰左神策軍史李昱貨長安富人錢八千緡滿三歲不

可得又曰李乾祐爲殿中侍御史有節仁執私役門太宗欲輒之乾祐奏曰仁執紀輕罪而致極刑便草畫一之

其職不得相

干其鑽不得相干其鑽不得相干

其職不得相

干其鑽不得相干其鑽不得相干

大抵拾殺二將軍于載之後謂陛下爲何主臣所以不敢奉詔又曰晉張仁愿開運初再爲

監察御史時有犯法不至死高祖特令殺之素立獄曰三尺法與天下共法一動搖則人無所措手臣忝

法司不敢奉旨又曰李乾祐爲殿中侍御史有節仁執私役門太宗欲輒之乾祐奏曰仁執紀輕罪而致極刑便草畫一之

其職不得相

干其鑽不得相干其鑽不得相干

其職不得相

干其鑽不得相干其鑽不得相干

懷義除名王澈伏法爲砍昭陵柏木奏除名帝特令殺之仁傑執奏附下以昭陵

一株柏殺二人開州刺史王澈犯贊朝廷以澈功臣之子欲宥之仁屢累執奏不移竟遭伏法

大理卿嘗以元龜爲唐王及善遷左奉裕率孝敬皇帝之居春宮宴集命之擇偶及善對曰殿下自有

其職不得相

干其鑽不得相干其鑽不得相干

其職不得相

干其鑽不得相干其鑽不得相干

成皇后碑文又敕公書則離不肖書曰此是待詔職

樂官此非臣任也問奇類林曰仁宗御製元舅龍西王碑文詔蔡襄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

此是待詔職冊府元龜云元龜爲唐王及善遷左奉裕率孝敬皇帝之居春宮宴集命之擇偶及善對曰殿下自有

其職不得相

干其鑽不得相干其鑽不得相干

其職不得相

干其鑽不得相干其鑽不得相干

恪居官次左傳李仲尼以公鉏爲馬正樞不出閭子雲見之曰子無

論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名公鉏然之敬恭朝夕恪居官次

天雨庭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茆門庭理舉父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爲王泣

其職不得相

干其鑽不得相干其鑽不得相干

其職不得相

干其鑽不得相干其鑽不得相干

孟子云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

待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得

孟子云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

其職不得相

干其鑽不得相干其鑽不得相干

其職不得相

干其鑽不得相干其鑽不得相干

賢君子則良所處各止其位也執技事上不移官禮記王制云凡執技以事上者

不移官鄭元注云微專其事也

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

其職不得相

干其鑽不得相干其鑽不得相干

其職不得相

干其鑽不得相干其鑽不得相干

孟子云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

待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得

孟子云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

其職不得相

干其鑽不得相干其鑽不得相干

其職不得相

干其鑽不得相干其鑽不得相干

云古者工不兼事士不兼官則易守省省則易

踐薄冰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

有司之罪騎馬不騎

其職不得相

干其鑽不得相干其鑽不得相干

其職不得相

干其鑽不得相干其鑽不得相干

省省則易守省省則易

踐薄冰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

有司之罪騎馬不騎

其職不得相

干其鑽不得相干其鑽不得相干

其職不得相

干其鑽不得相干其鑽不得相干

省省則易守省省則易

踐薄冰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

有司之罪騎馬不騎

其職不得相

干其鑽不得相干其鑽不得相干

其職不得相

干其鑽不得相干其鑽不得相干

御者之過也百姓

不治有司之罪也

而不敢爲非者人吏

則是臣職分非陛下所宜

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

矯曰此是臣職所不獲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點退陞下宜還帝懇回車而返

御卒備問所用蒙

因薦遺奉職佳吏

云張說引崔漪爲中書侍郎故事承宣制皆出宰相侍郎署

位而已崔漪曰侍郎令之貳也豈得拱默由是事多異同

黃州司馬戴至南省餘慶封還以爲諸道散將

無故受正員官是開徵倅之路由是稱忤時宰

善惡皆取行狀謫議蓋行狀多是門生故吏欲虛美於受恩之地今請但指事實假如作魏徵傳

但記其諫諭之辭段秀實但記其辭

元祐曰崔沂深閑平中爲御史剛正守法學士多之

酒司業則不可仁爲奇類林云鄭浩完第進士調揚州府敎授呂公著范純

之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獨擊鶻又云王懿敏公素隱臺憲力愈勤嘗與同列奏事上前事有不合衆皆

酒司業則不可純仁敬謝

乃委手版又云周敦頤南安司理有因法不當死部使欲深入之顧力爭不能直乃委手版謝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使者感悟因得生欲言之對臣在謫陛辭帝曰勿爲久留計有所公曰吾爲吏官書法不隱寧可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

守職三

贈詩宋惠洪謁蔡州頬公祠堂詩曰開元天寶政多暇華臣姦驕濁清化尺八橫吹入醉鄉國柄倒持與人把

漁陽番將易漢官在廷之臣無諫者吳綾蜀錦光照眼更覺霓裳韻和雅叛書夜到華清宮狩呂骨驚天子訝

二十四城陷同日長嗟乃爾忠臣寡聞傳平原城壁堅穴鼻可以牿牛馬譬如灔澦屹中流江勢速來波倒射

吾知守職事主耳行藏初不較用捨公時風姿入睿想貫日精誠震天下

贈賦唐馮韜莫文帝幸柳營賦曰虜犯榆塞軍屯柳營觀文帝勞師之禮得亞夫爲將之名足使他將頰厚

餘充股慄戈鋌有耀歷灞水之波瀾士馬無聲悄轅門之風日焜耀今古光照典墳振天聲於絕漠笑兒戲於

諸軍山河保誓竹帛垂勳

原據法守職

韓詩外傳云據法守職而不敢爲非者人吏

帝至尚書陳矯跪問

魏志陳矯傳曰明帝車駕卒至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

云鄭餘慶爲吏部尚書元

和六年有醫工崔環自淮南小將爲

副正守法府

朱泚足以爲忠烈從之

剛正守法府

劉公著范純

戒慎一

敬慎

冊府元龜曰吳婆草號皇后之弟代宗朝獨承顧問貞元已後德宗任遇信重倚歷中

外親要之職小心敬慎所致也

又曰劉蕡在相位無所苦奏但多謙退庶謹而已

削棄

焚制

冊府元龜曰戴胄貞觀中爲吏部尚書參預朝政時政得失輒隨事封進奏便削棄外無知者又曰高郢貞元中爲中書舍人掌誥累年家無制草或曰前輩皆留制集公焚之何也曰王言不可存私家曰

駄馬

載舟

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不至矣

荀子曰駄人道難

虎變

驚行

尹開

虎變事則驚行

如臨淵

不垂堂

詩曰不墮金鑑深不騎薄冰史記曰千金之危而徼幸

子坐不垂堂

百金全不乘危而徼幸

史記曰千金之

有二乘

慎一

虎變苑曰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爲其不博也孔子對曰爲其

仞有二乘

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爲不博也孔子對曰爲行惡道也徐幹中論曰一尺之錦足以見其巧一仞

之身足以見其治是

常合中道

不起黨與

署綏元龜曰韋綏德宗朝爲翰林學士貞元之政多參決於內

以君子慎其寡也

學士在朝清慎

介潔不起黨與

懼有誤失

不務於銜

冊府元龜曰皇甫無逸太宗貞觀中爲益州刺史所上表奏懷有誤失必讀之數十遍仍令官屬再三披省使者就路又追而更審每遣

宗以詔謹慎凡八年政之大小多所訪決紹未嘗漏洩亦不務於銜

他皆如是

然猶如此

漢書曰石建

事下建議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不足一箇謹死矣其爲謹慎雖他皆如是

慶於兄弟最爲簡易然猶如此

行如繩墨

手

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爲簡易然猶如此

執圭

說苑曰心如天地者明經之體

執圭

唯法是修唯禮是克手如圭眸足履繩墨

何氏語

未嘗被奏

復有何憂

東觀漢記曰桓文高爲郎

二十載未嘗被奏三署服

其重慎

經濟類編曰唐主委蕭瑀以庶政嘗有敕不時宣行唐主責之瑀對曰大業之世內史宣敕或前後

相違今王業經始事係安危故臣每受一敕必勘審使與前敕不違始敢宣行唐主曰御用心如此吾復何憂

昭侯必獨臥

翁叔不敢近

韓非子曰唐鄭公謂昭侯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千金之玉卮

日磾字翁叔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宮女不敢近

師道未嘗泄內事

徐岱亦不談人短

龜曰楊

岱代宗時承兩宮恩顧時無與比而謹慎過甚亦不談人之短

竊識視不失尺寸

每與言未嘗臧否

漢書曰霍

光字子孟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每出入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

吳湊

尺寸

李康家誠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極元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

吳湊

大曆中爲金吾

冊府元龜曰吳湊章敬皇后弟大曆中爲金吾將軍小心廉謹偏見信

又曰裴垍元和中在翰林任

又曰裴垍元和中在翰林屬憲宗初平吳蜀勵精思理機密之務

戒慎二

增衣祫

易曰六四繩有

原

唯予小子不聰敬止

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溫溫恭人如集於木惴惴小心如

臨於谷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謂天蓋高不敢不踧

謂地蓋厚不敢不蹐

不自滿假

恪敬天命

玩人

喪德克自抑畏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於春冰

怵惕唯厲中夜以興思免厥譽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愛其死以有待養其身以有待武王圖商至於鮮原

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

謹慎甚稱小意

威民之中也

晉語姜氏謂公子昔管敬仲云云

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

國語單穆公云

師曠聞子晉之言

東躅其足

趙文子冠見張老而語之曰善哉從樂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

國語注滋益也

擇福莫如重擇禍莫如輕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

重

范子言范武子謂文子于人怒必獲毒焉

范獻子聘魯問具敖二山魯人以鄉對曰先君獻武之諱

晉語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爲笑焉唯不學也

子入太廟每事問蓋慎之至也

范子曰不爲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編

春秋之法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子曰不爲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編

不敢以嗜貌有爪而不敢以振鑒戒善敗護守勿失戒守以信綿綿不絕將成網羅毫末不札將成

范子曰不爲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編

斧柯敬慎不敗失在自克過在自懲攻其所不能補其所不備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以困窮而改節爾有力於王室敬之哉無隙乃力

范子曰不爲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編

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寵驕

范子曰不爲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編

謗舉於路辨灾祥於謠有邪而正之盡誠之入無曠其衆以爲亂梯

范子曰不爲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編

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默不應更答以他語慎乎所

范子曰不爲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編

動斯得處宅由仁宅也義路也禮朋也智燭也信符也不察

范子曰不爲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編

餘年未嘗有過

冊府元龜云張延師以軍功累遷左右衛將軍前後二十餘年謙周慎未嘗有過

比之金日磾又云阿史那忠高宗永徽中爲右驍衛

衛四十年時人比之金日磾又云李德憲宗元和中爲羽林將軍有名馬穆宗

不敢獻名馬在東宮令近侍調德獻之德以職總親軍不敢從

戒慎三

范誠唐韓愈守誠曰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于天子不唯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輸蕃之也今之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爲害則必高其柴援而外施窓寢以待之宅于都者知穿窬之爲盜則必峻其垣牆而固扃鐍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知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不知爲之備噫亦惑矣貴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越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爲之擒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柳宗元敵戒曰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誣讐乃亡晉敗楚鄢范文爲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孟孫惡滅孟死滅恤藥石去矣吾亡

無日智不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祗益爲痛敵存滅禍敵去名遇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懋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慾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遺愛一生祠

附

周前名後杜

思亮

愛瞻

後漢杜

詩爲南陽守人懷之前漢名信臣爲南陽亦有遺愛人歌之曰前有召父後

蜀諸葛侯瞻亮子也蜀人思亮而愛瞻每朝廷有善政雖非瞻建百姓

以是美名過其實也

送數百里

取一大錢

後漢孔會子君魚爲姑臧長被徵吏人差胡曰孔君清廉宜報

德相率賦斂牛馬器物千萬追送數百里奮謝之無所受

後漢劉寵爲會稽守徵入山中有五六老叟人賚百錢送寵曰他時發吏求人間至夜不絕

狗吠竟夕自明府下車狗不夜吠垂老遇明照當去故自扶奉送寵爲取一大錢受之

冊府元龜曰章仁壽武德初爲舊州刺史檢校南寧州都督及將歸齋夷老各揮涕相送因遣子弟

隨之又曰陽喬爲魏州刺史歷兗州荊州長史在以清白聞魏人詣郡劇耳請重送之其郡

鑰潛確類書曰梁安城康王秀爲南徐江荆郢刺史及四川製裝爲白帽束腰以迎送之

冊府元龜曰崔戎自華州刺史遷兗海沂密觀察使將行州人戀惜遮道至有解鞍竊鑰者

歐輪

毀橋

冊府元龜曰夏魯奇明宗天成初自河陽移鎮許州百姓官吏至毆輪斷鋸鏟堅守軍門明宗遣中

使慰譬之又曰袁象先爲天平節度使奉詔赴闕輒人遮留綴石橋而不得進乃自他門而逃

置一本

留一卷

潛確類書曰司馬溫公薨百姓罷市而住弔第衣而致奠京口嘗書民畫其像刻印粥之家置一本飲食必

白雲候十年觀此後十年觀公薨於陳州計至蜀人罷市號仰希白爲公設大會齋請知府凌策發閣所留

文字乃公畫像自爲贊曰乖則違俗崖不利益乖崖之名聊以表德遂畫於天慶觀懷遊閣爲之立祠

碑文

冊府元龜曰裴懷古中宗神龍中遷左羽林大將軍未達都復授并州長史吏人出郊以

赴長史

迎拜京尹

候懷古命驅逐出迎之人百姓奔赴逾衆又曰嚴郢爲京兆尹宰臣楊炎惡其累已陰

令御史

之乃削郢兼御史中丞知郢得不坐皆迎拜喧呼聲聞數里

在鎮六年

更留一年

冊府元龜曰薛

州刺史鄭滑節度使在鎮六年周歲兵甲完利井賦均一至是入觀百姓遮道乞留

又

年制許之

冊府元龜曰崔日用爲并州刺史爲政以惠愛見稱及卒靈櫬初發并州吏人數百皆繡素送喪

大治齊爲立生祠

漢樂布爲蒸蒸

大治齊爲立齊國墓其家行不言而齊國

荀勗爲立生祠

漢樂布爲蒸蒸

荀勗爲安陽今有遺愛立生祠

大治齊爲立齊國墓其家行不言而齊國

李琪表

廷珪

冊府元龜曰錢鏗爲吳越王開平五年杭州將吏耆老列狀願爲鏗建生祠太祖詔刑部侍郎李光嗣爲宣慰立祠堂令翰林學士李琪表碑文以賜之又曰韓偓嗣襲靈

州節度使善於爲理部民請立生祠

太祖詔禮部侍郎薛廷珪撰碑文

率錢十萬

讓祠數四

冊府元龜曰呂諱肅宗上元中爲荊州節度使

使理江陵三年號爲良牧初立生祠祈禱效

周前名後杜思亮愛瞻

後漢杜

詩爲南陽守人懷之前漢名信臣爲南陽亦有遺愛人歌之曰前有召父後

蜀諸葛侯瞻亮子也蜀人思亮而愛瞻每朝廷有善政雖非瞻建百姓

以是美名過其實也

送數百里

取一大錢

後漢孔會子君魚爲姑臧長被徵吏人差胡曰孔君清廉宜報

德相率賦斂牛馬器物千萬追送數百里奮謝之無所受

後漢劉寵爲會稽守徵入山中有五六老叟人賚百錢送寵曰他時發吏求人間至夜不絕

狗吠竟夕自明府下車狗不夜吠垂老遇明照當去故自扶奉送寵爲取一大錢受之

冊府元龜曰章仁壽武德初爲舊州刺史檢校南寧州都督及將歸齋夷老各揮涕相送因遣子弟

隨之又曰陽喬爲魏州刺史歷兗州荊州長史在以清白聞魏人詣郡劇耳請重送之其郡

鑰潛確類書曰梁安城康王秀爲南徐江荆郢刺史及四川製裝爲白帽束腰以迎送之

冊府元龜曰崔戎自華州刺史遷兗海沂密觀察使將行州人戀惜遮道至有解鞍竊鑰者

歐輪

毀橋

冊府元龜曰夏魯奇明宗天成初自河陽移鎮許州百姓官吏至毆輪斷鋸鏟堅守軍門明宗遣中

使慰譬之又曰袁象先爲天平節度使奉詔赴闕輒人遮留綴石橋而不得進乃自他門而逃

置一本

留一卷

潛確類書曰司馬溫公薨百姓罷市而住弔第衣而致奠京口嘗書民畫其像刻印粥之家置一本飲食必

白雲候十年觀此後十年觀公薨於陳州計至蜀人罷市號仰希白爲公設大會齋請知府凌策發閣所留

文字乃公畫像自爲贊曰乖則違俗崖不利益乖崖之名聊以表德遂畫於天慶觀懷遊閣爲之立祠

碑文

赴長史

迎拜京尹

候懷古命驅逐出迎之人百姓奔赴逾衆又曰嚴郢爲京兆尹宰臣楊炎惡其累已陰

令御史

之乃削郢兼御史中丞知郢得不坐皆迎拜喧呼聲聞數里

在鎮六年

更留一年

冊府元龜曰薛

州刺史鄭滑節度使在鎮六年周歲兵甲完利井賦均一至是入觀百姓遮道乞留

又

年制許之

冊府元龜曰崔日用爲并州刺史爲政以惠愛見稱及卒靈櫬初發并州吏人數百皆繡素送喪

大治齊爲立生祠

漢樂布爲蒸蒸

大治齊爲立齊國墓其家行不言而齊國

荀勗爲立生祠

漢樂布爲蒸蒸

荀勗爲安陽今有遺愛立生祠

大治齊爲立齊國墓其家行不言而齊國

李琪表

廷珪

冊府元龜曰錢鏗爲吳越王開平五年杭州將吏耆老列狀願爲鏗建生祠太祖詔刑部侍郎李光嗣爲宣慰立祠堂令翰林學士李琪表碑文以賜之又曰韓偓嗣襲靈

州節度使善於爲理部民請立生祠

太祖詔禮部侍郎薛廷珪撰碑文

率錢十萬

讓祠數四

冊府元龜曰呂諱肅宗上元中爲荊州節度使

使理江陵三年號爲良牧初立生祠祈禱效

後歲餘將士等又率錢十萬於府西爽壇地移祠立之又曰李設初卒漢爲陳州刺史廣順末宛丘縣民稱設惠愛欲立祠堂以聞時穀爲宰相聞郡人陳請太祖前陳讓者數四

遺愛二 生祠附

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爲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

襄陽記諸

悅其化敬其樹詩

思其

人愛其樹

春秋左氏傳
甘棠云云

童子不歌謡春者不相杵

史記趙良見商君云云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功名藏

於府庫德行流於後世及死秦國男女流涕云云

產卒仲尼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春秋

大夫哭於朝商賈哭於市

韓子云子產病死也

處女泣於室農夫哭於野

說苑云

丁壯號哭老人兒啼

史記子產
爲鄭相死

婦人捨簪珥良人弛琴瑟

說苑云子產

相鄭而卒

思驛傳樂武子之德在人如周

人之思召公愛其甘棠况

其子平

向方而道哭抱手而憂行

賈誼新書
鄒穆公死

婦人挾珠瑱大夫釋玦軒

邀童不謳歌春築不相杵

沽者

不讐其酒屠者罷列而歸

史記子產
穆公死並鄉

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

漢書漢東平王

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漢趙廣漢爲京兆尹廉明威

小民得職百姓云云

民爲立祠歲時致祭

漢書文翁爲蜀郡縣小吏也

民共立祠至今不圯

又朱邑爲桐鄉

人之思召公愛其甘棠况

陽爲立祠

又召信臣過塚拜謁仰天號哭

後漢書京師常過塚拜謁仰天號哭乃去

朝賀京師常過塚拜謁仰天號哭乃去

已每

思其人至其鄉東平王

東觀漢記

巡狩

懷其恩信舉國號哭

後漢耿秉傳曰匈奴聞秉號哭或至勞面流血

注云虧創也

大小感恩曰夕臨哭

又曰鄧訓卒官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日數千人或俗父母

死取悲泣皆騎馬歌呼至

間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

又刺殺其大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吾曹亦俱死矣

傳琰爲汲令在事數言便宜爲人開

稻田數百頃視事七年百姓歌之

思劉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人

張嬰寇亂十餘年綱爲廣陵太守單車之賊造嬰望申

示國恩嬰拜泣乃降在都卒年三十六張嬰等制服用喪

德

潛確云後漢許陽字偉君爲都水掾修鴻臚陂百

雲

起廟圖形得其利後病卒太守鄧晨與都官爲起廟圖畫形像

達宇

梁道爲豫州刺史及卒魯人思之爲刺石立祠

葛亮記諸

百姓巷祭戎夷野祠

葛亮初七

市人爲散舉市皆哭

荊州記云羊祜在荊州

見樹哀泣

晉書孫晉

許赴哀

冊府元龜曰劉師元貞觀中檢校岐州都督丁母憂

建碑立廟歲時齋祭望其碑者莫不流涕

去職岐州父老上表請留之太宗下優詔不許赴哀

共爲樹碑及數實去職復刻石頌其

帝親製遺愛碑

又云崔圓遷劍南節度使初聞國難知有行幸之計乃

增城之劍人呼爲崇禪碑

德宿於劍南設帝嗟賞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金州人思之又云苗晉所到有惠政所治

歷河南尹宣歙池等州觀察使必先究

必不敢易袁公政

又云袁滋自華州刺史徵拜左金吾衛大將軍

蓋鰥寡遮道不得去楊於陵代其任宣言謂百姓

其土俗然後致理故所至有遺愛焉

王贊

所至有遺愛

又云

周人思之皆立碑頌德

所至有遺愛

又云

其土俗然後致理故所至有遺愛焉

必不敢易袁公政

又云袁滋自華州刺史徵拜左金吾衛大將軍

蓋鰥寡遮道不得去楊於陵代其任宣言謂百姓

其土俗然後致理故所至有遺愛焉

王贊

所至有遺愛

又云

周人思之皆立碑頌德